

温

熱

經

緯

卷五

溫熱經緯卷第五

海濱王士禛藥纂三

定州楊照藜素園評

烏程汪曰楨謝城閱

錢塘任源殿華參

方論

甘草湯一

甘草二兩

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去滓溫服七合日二服

王晉三曰一藥治病是曰奇方

徐洄溪曰犬甘爲土之正味能制腎水越上之火

王樸莊曰自靈素至漢晉宋齊諸古方凡云一兩者以今之

七分六釐準之凡云一升者以今之六勺七秋準之

雄按鞠通凡引

古方輒改定其分兩而重錄未當也學者審之

雄按傷寒類要治傷寒心悸脉結代聖濟總錄治舌腫塞口

外科精要治一切瘡疽諸發及丹石烟火藥發兵部手集治

懸瘡直指方治痘瘡煩渴及鹽毒藥毒金匱玉函治小兒撮

口及小兒羸瘦得效方治小兒遺溺皆以一味甘草爲方妙

用雖多總不外乎養陰緩急清熱化毒

桔梗湯

桔梗一兩甘草二兩

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溫再服

鄒潤安曰腎家邪熱循經而上肺不任受遂相爭競二三日

邪熱未盛故可以甘草瀉火而愈若不愈是肺竅不利氣不

宣泄也以桔梗開之肺竅既通氣遂宣泄熱自透達矣

雄按雖以桔梗名湯而倍用甘草以爲駕馭後人改稱甘桔

湯是矣但須審證而投不可泥爲通治咽痛之方也黃錦芳

醫案求真賞誦及之醫者不可不知

豬膚湯二

豬膚

一斤雄按以猪皮去其肉肥刮如紙薄杭人能造名曰肉鮓可以充饌

水一斗煮取五升去滓加白蜜一升白粉五合即是米粉熬香和令相得過分六服

王晉三曰腎應氣而肺主膚腎液下泄不能上蒸于肺致絡燥而為咽痛者又非甘草所能治矣當以豬膚潤肺腎之燥解虛煩之熱白粉白蜜緩中俾豬膚比類而致津液從腎上入肺中循喉嚨復從肺出絡心注胸中而上中下燥邪解矣

黃連阿膠湯_四

黃連_{四兩} 黃芩_{二兩} 芍藥_{二兩} 阿膠_{三兩} 雞子黃_{二枚}

水五升先煮三物取二升去滓內膠烱盡小冷內雞子黃攪令相得溫服七合日三服

鄒潤安曰元氏云陽經之寒變為熱則歸於氣陰經之寒變為熱則歸於血陽經或有歸於血者惟陰經之熱則必不歸於氣故三陰有熱結證不用調胃承氣小承氣而獨用大承氣諸下利證不已必便膿血是其驗也心中煩不得卧熱證也至二三日以上乃心中煩不得卧則非始即屬熱矣始即

屬熱心中煩不得卧者為陰虛陰虛則不得瀉火今至二三
日以上始見則為陽盛陽盛則宜瀉火然致此陽盛亦必其
陰本虛故阿膠芍藥雞子黃無非救陰之品瀉火則惟恃芩
連而芩止一兩連乃四兩此黃連之任獨冠一方而為補劑
中瀉藥矣

猪苓湯五

猪苓去皮 茯苓

澤瀉

滑石

阿膠

各一兩

水四升先煮四味取二升去滓內阿膠烱消溫服七合日二

周禹載曰熱甚膀胱非水能解何者水有止渴之功而無祛

熱之力也故用猪苓之淡滲與澤瀉之鹹寒與五苓不異而此易朮以膠者彼屬氣此屬血也易桂以滑石者彼有表面此爲消熱也然則所蓄之水去則熱消矣潤液之味投則渴除矣

鄒潤安曰松之概挺拔勁正楓之概柔弱易搖松之理麤疎楓之理堅細松之葉至冬益蒼翠而不凋楓之葉至冬遂鮮赤而卽落是其一柔一剛顯然殊致茯苓屬陽治停蓄之水不從陽化者猪苓屬陰治鼓盪之水不從陰化者是故仲景以猪苓名方者其所治之證曰少陰病下利欬而渴嘔心煩

不得眠者猪苓湯主之若五苓散則其治有渴者有不渴者
至茯苓入他方所治之病則不渴者居多蓋渴者水氣被陽
逼迫欲得陰和而不能也與之猪苓使起陰氣以和陽化水
譬之楓葉已丹遂能即落也

大承氣湯六

厚朴

去皮炙
一兩

枳實

炙五
兩

大黃

四兩
酒洗

芒硝

三

水一斗先煮二物取五升去滓內大黃煮取二升去滓內硝
更上微火一二沸溫再服得下餘勿服

鄒潤安曰柯氏云厚朴倍大黃爲大承氣大黃倍厚朴爲小

承氣是承氣者在枳朴應不在大黃矣。但調胃承氣湯不用枳朴亦名承氣何也。且三承氣湯中有用枳朴者有用不用枳朴者有用芒硝者有用不用芒硝者有用甘草者有用不用甘草者。惟大黃則無不用。是承氣之名固當屬之大黃。況厚朴三物湯卽小承氣湯。厚朴分數且倍於大黃。而命名反不加承氣字。猶不可見承氣不在枳朴乎。自金元人以順釋承而大黃之功不顯。考本經首推大黃通血。再以六微旨大論。凡則害承乃制之義。參之則承氣者非血而何。夫氣者血之帥。故血隨氣行。亦隨氣滯。氣滯血不隨之滯者是氣之不足。非氣

之有餘惟氣滯併波及於血於是氣以血爲窟宅血以氣爲
禦侮遂連衡宿食蒸逼津液悉化爲火此時惟大黃能直擣
其巢傾其窟穴氣之結於血者散則枳朴遂能效其通氣之
職此大黃所以爲承氣也

雄按此余夙論如此鄒氏先得我心

白虎湯七

石膏

一斤

知母

六兩

甘草

炙二兩

粳米

六合

水一斗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方中行曰白虎者西方之金神司秋之陰獸虎嘯谷風冷涼
風酷暑清神於解熱莫如白虎石膏知母辛甘而寒辛者金

之味寒者金之性辛甘體寒得白虎之體焉甘草粳米甘平而溫甘取其緩溫取其和緩而且和得伏虎之用焉飲四物之成湯來白虎之嘯嘯陽氣者以天地之疾風名也風行而虎嘯者同氣相求也虎嘯而風生者同聲相應也風生而熱解者物理必至也抑嘗以此合大小青龍真武而論之四物者四方之通神也而以命名蓋謂化裁四時神妙萬世名義兩符實自然而然者也方而若此可謂至矣然不明言其神而神卒莫之掩者君子慎德此其道之所以大也

白虎加人參湯八

原方加人參二兩煮服同前法

鄒潤安曰傷寒脉浮發熱無汗其表不解者不可與白虎湯渴欲飲水無表證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可見白虎加人參湯之治重在渴也其時時惡風則非常惡風矣背微惡寒則非遍身惡寒矣常常惡風遍身惡寒者謂之表證時時惡風背微惡寒者表邪已經化熱特尙未盡耳謂之無表證可也然熱邪充斥津液消亡用枯萁根生津止渴可也何以必用人參靈樞決氣篇腠理發泄汗出溱溱是謂津津爲水陰屬也能外達上通則陽矣夫是之謂陰中之陽人參亦陰中

之陽惟其入陰故能補陰惟其爲陰中之陽故能入陰使人
陰中之氣化爲津不化爲火是非枯婁根可爲力矣
雄按朱奉議云再三汗下熱不退者以此湯加蒼朮一錢如
神

黃芩湯九

黃芩

三兩

甘草

炙

芍藥

各二兩

大棗

十二枚

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渣溫服一升日再夜一服

鄒潤安曰或問黃芩湯治何等證其證腹痛與否若腹痛何
以用黃芩若腹不痛何以用芍藥曰其證身熱不惡風亦不

惡熱或下利或嘔腹則不痛蓋芍藥甘草大棗桂枝湯裏藥也。以不惡風故不用薑桂。黃芩甘草大棗小柴胡裏藥也。以不往來寒熱故不用柴胡。以其常熱故不用人參。若不嘔則併不用半夏生薑。至芍藥則並不因腹痛而用以桂枝湯證原無腹痛也。亦不心下痞鞭。故不去大棗也。又厥陰篇云傷寒脉遲與黃芩湯除其熱。腹中則冷不能食。可知黃芩湯證之脉必數。黃芩所治之熱必自裏達外。不治但在表分之熱矣。然仲景用黃芩有三耦焉。氣分熱結者與柴胡爲耦。血分熱結者與芍藥爲耦。溼熱阻中者與黃連爲耦。以柴胡能開

氣分之結不能洩。氣分之熱。芍藥能開。血分之結不能清。迫血之熱。黃連能治。溼生之熱不能治。熱生之溼。譬之解鬥。但去其鬥者未平。其致鬥之怒。鬥終未已也。故黃芩協柴胡能清氣分之熱。協芍藥能洩迫血之熱。協黃連能解熱生之溼也。

汪按前方人解不過望文生義。必如鄒氏諸條。始覺有味可咀矣。

黃芩加半夏生薑湯十

原方加半夏半升生薑三兩煮服法同前

鄒潤安曰嘔而脉數口渴者為火氣犯胃不宜加此

雄按章杏雲云生薑性熱僅能治寒不可泛施於諸感也

梔子豉湯十一

梔子十四枚 香豉四合 綿裏

水四升先煮梔子得二升半內豉煮取升半去滓分為二服

溫進一服得吐止後服

徐洄溪曰此劑分兩最小凡治上焦之藥皆然按此湯加減

七方既不注定何經亦不專治何誤總由汗吐下之後正氣

已虛倘有痰涎滯氣凝結上焦非汗下之所能除雄按溫暑濕熱之證